

怀旧之美

俞果

人总喜欢忆旧怀旧，或因不满当前的境况，或因填补眼前的空虚。生活之美，贯穿人生的全过程，即便你步步惊心亦勿忘一步之遥的美，一臂之内的爱。

上海曾有一位名媛，在十年浩劫中历经苦难。但她会想方设法去买个面包回来，切成片，再用铁丝做个网架，将面包切片放在铁丝上，然后在煤气灶上烘烤。白色的面包切片慢慢变成了金黄色，佐以当时上海咖啡厂生产的一块方糖咖啡，享用她旧日生活中的下午茶。这样的情景好暖心，这使人联想到二战期间一位英国妇女回到她已成废墟的家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到花园采撷了一束鲜花，插在自家落满尘土的花瓶里。

怀旧很美，充满了浪漫。今天也很美，照样有情调。木心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慢有慢的风景，快有快的风情。飞机航空，火车驰地，是千里万里的潇洒和情怀。梁朝伟一时兴起，会随意搭乘航班去英国伦敦的广场喂一下鸽子，之后下午再坐飞机回到香港，就和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古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有异曲同工之妙。

《晋书·列传第五十》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五儿子王徽之，生性高傲，行为豪放不拘，他时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他持杯独酌并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忆戴逵。戴逵时在剡溪，遂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



晚饭，在湫水下叶村的溪坝散步。坝两边是夏天的稻田与溪水。水口处，一群针一样的小鱼往来翕忽，悠然自得。通过清澈的溪水还能看到底下趴着圆圆的田螺，粒粒可数。

一个妇人在溪里捞水葫芦，说喂给鹅吃。她看我是城里来的，跟我说起了心事，说村里很多人都在县城买房住了，觉得脸上有光，她自己也有能力，但怕麻烦，又说乡村有乡村的好，一直纠结着。

一个老头在赶溪里的两只鹅回家，不停地挥舞手里的竹竿，扔石子。好不容易把鹅赶上岸，正摇摇摆摆走在一片番薯地里，忽然斜刺里冲出一只小狗，追着鹅汪汪叫。吓得两只大鹅张开翅膀开飞机似地乱窜，慌不择路地从高高的溪坝上跳回溪里，犁开了一条金光闪闪的水路，呼呼地游走了。老头再去赶，把一根竹竿使得像金箍棒一样眼花缭乱，鹅却怎么也不上来！老头无奈，转身回家了。我有些好奇，问：“老伯，鹅不要了？”他说，吃了晚饭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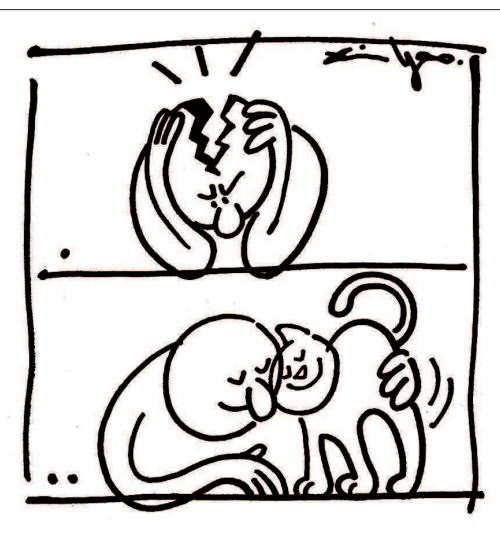
路上晚风浩荡，溪上斜铺铺水。早些吃完了晚饭的村民在坝上散步，有一家子的，有放暑假的学生，有摇着扇子的老婆子……一只白鹭一直泊在溪边的草丛中一动不动，静得像纪念碑，白得你想下跪。

天空忽然有点变色，但还是蓝的，只是被云围走了一角，有些要下雨的意思。害得散步的村民不敢走远，只在村口的溪边走着，一边看水一边留意天空，以备下雨能及时逃回。稻田是不需看的，稻苗突突地孕穗，啦啦地抽穗扬花，本是很有意思的时候，但由于太熟悉了，

在我记忆的深处，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就是爷爷自己制作的冰醪糟。每当我看着挂在墙上的爷爷的画像，鼻间就仿佛有丝丝甜蜜气息，瞬间把我带回到了童年时光。

我记得那时候，每当夏天来临，爷爷总是会提前准备好各种新鲜水果，草莓、西瓜和葡萄等。然后，他会将这些水果切成小块，再加入自家酿造的冰醪糟，在碗里搅拌均匀。当我吃到爷爷的冰醪糟时，我总能感觉到一

股清凉的甜蜜在口中蔓延开来。每一口都充满了水果的清甜和醪糟的醇香，令人陶醉。并且，爷爷总是会为我准备一份特别的冰醪糟，用我最喜欢的水果来搭配。有时候，我一到家，爷爷就笑着说：“扬咪，爷爷给你做了特制的冰醪糟，快来喝一口。”听到这句话，我总是感到一股幸福和骄傲，因为在这份美味背后，蕴藏着爷爷对我深深的爱。这份定制的冰醪糟，不仅满足了我的味蕾，更为我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味世界。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小小宠物，大大治愈。

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戴逵字安道。狂士见隐士，见门已尽兴无需再见人，追求过程，不论结果，就是这么任性不羁。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上海诗人黎焕颐介绍，我去成都拜访了

流沙河先生。在那个文联大院，见到流沙河正在一叠旧报纸上写毛笔字。拜访的目的主要是想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歌，怀揣十几首破诗，窃思以量取胜，哪怕用我一首也好呀。我看他写字，他边写边和我聊几句，不一会他夫人何洁也过来了，这属于意外之喜。流沙河问我，你对杨炼的《诺日朗》怎么看？我怔住了，诺日朗、杨炼这两个元素都是当年新诗的巅峰，我哪能有什么看法。用现在的话说，聊天聊死了。我不敢掏出诗稿，怕坏了这清贵之格。离开时毫无悻悻然，见着流沙河夫妇，也算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归后，又去拜见了白航、孙静轩前辈，为诗而来，却不再言诗。留给我的是比诗更美好的记忆。

有时想想，从前慢，也是一种无奈。我曾两次入疆两次进藏，其中一次从上海飞乌鲁木齐，次日又

闭着眼都能知道它们长得咋样了。只要看一眼老农的神态就知道稻花香得醉人了。

天空正扮着鬼脸与村民们拉拉扯扯，突然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子从对面的隔水村开着三轮车载着他的小儿子来到了田间。车在稻田边一停下，我正好迎面赶上。那小子立即喊我：“妈妈，妈妈……”应该是刚学会说话的，惹得我一阵欣喜又尴尬，我可是男的啊。田里的稻子正在生长，剑叶出鞘，婴儿绿，肚底白，很好看。小子在田边，对着稻子叽里咕噜一阵哇后，男子对他说，回吧，可能也是怕下雨。他拨转车头，张开右臂，把小子顶在车架上，让他动弹不得，然后单手提着方向盘，突突地去了。我想，这小子应该是每天晚上都要出来到田野、溪边溜达一圈的。他从小就闻到了第一缕稻香，不知长大后会不会对乡村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来到一处山脚下，一间小屋掌起了灯，一对老夫妇住着。门前一块地，躺着刚收获的花生，旁边的水沟里三只野鸭“咕咕咕”地掠过水面。

往回走时，暮色降临。几朵小云围住一角天，上下翻滚，练习下雨，作了一会妖就回去了。此刻，天上露出了月，空中有小夜鸟在飞，树上有蝉鸣。散步的人也游魂似的没了，只有那两只鹅还在水里游，像一对情侣，不分离也不上岸。老头还没来，不知道是否喝高了番薯烧了他的鹅？

不知何时起，乡村又回到了诗经里

爷爷的冰醪糟是儿时夏天的代表，它让我感受到冰凉的清爽和温暖的关怀。如今，每当我吃到冰醪糟时，我都能想起在炎炎夏日，爷爷为我亲手制作这道甜品的情景，想起那时候，当我看到爷爷做冰醪糟时内心的兴奋，也想起我当时是如何蹦跶着围在爷爷的身边。

爷爷笑着说：“扬咪，帮我亲手制作这道甜品的情景，想起那时候，当我看到爷爷做冰醪糟时内心的兴奋，也想起我当时是如何蹦跶着围在爷爷的身边。

爷爷笑着说：“扬咪，帮我亲手制作这道甜品的情景，想起那时候，当我看到爷爷做冰醪糟时内心的兴奋，也想起我当时是如何蹦跶着围在爷爷的身边。

天桥上，行人穿梭。每天要坐地铁，那座桥是明人每天都要跨越的。有好几次，他看见邻居郝师傅带着他八九岁的小孙子小年年，也登上这座桥。然后，快步走过桥面，下桥，再步行一段路程，就到了小孙子就读的小学校了。

小孩子长得虎头虎脑，也挺懂礼貌的，每逢见到明人，都会甜甜地叫上一声：“明伯伯。”明人也亲切和蔼地回他道：“你好呀，小年年。”

郝师傅是一个相当和善的人，原在一家公交公司开车，退休不久。与明人也点头招呼。

有一次，明人发现小年年忽然站住了，在一个坐着轮椅，似乎是缺了一条腿的老头面前，注视了他一会儿，又抬头看了看郝师傅。郝师傅微笑着也不说话，小年年从裤兜里掏出几枚硬币来，轻轻放在了老头轮椅前的茶几缸里，传来几声清脆的叮咚声。老头咧着嘴向他笑了笑。郝师傅拍了拍小年年的肩膀，他们又继续往前走。

不止一次明人见到这一幕。有一回，一位中年男子，双腿跪地，面前一张废报纸，歪歪扭扭写着：孩子重病，请求各位资助。小年年见了，又停下脚步，在他面前的报纸上，放置了一枚钱币。这时，同向而行的一位阿姨向郝师傅悄声嘀咕：“这个男人是骗子，我前几天看见他在一个小饭馆里，一个人喝着酒，还点

了好几个菜。他女孩如果急用钱，他还这么大手大脚呀。”

郝师傅点点头。小年年抬头望着郝师傅：“我做错了吗？”郝师傅捋了捋小年年的头，说：“你没错，只管将自己力所能及的善事，坚持做下去。”

“嗯！”小年年清澈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片光亮。

有天夜晚，在小区门口，明人遇见正在踱步的郝师傅。两人攀谈了几句，就谈到了天桥上的乞丐了。

明人说，那个老头双手双脚都好看呢，我在一个弄堂口见过他下了轮椅，麻利灵巧，根本没缺陷，腿少腿！郝师傅说：“我也早发现了，包括那个中年长发男子，都是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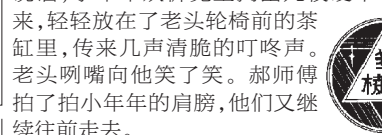
“那你为何还看着小年年施舍，好像还有鼓励的意思。”明人好奇地发问。

郝师傅说：“我在开公交车时，见到过很多此类人。装怀孕要别人让座的，假装忘了带钱不付车费的，还有更复杂的。但我都善待他们，我坚信一条，我只管行善，其他老天都看着。说实话，我也知道，善不是万能的，但有的恶在善的阳光下，自会羞惭，自会退缩。”

郝师傅的话，让明人甚是惊叹。他想，正因为身边有郝师傅这样的人，才让人时时感觉温暖啊！

小区和路上，还有人行天桥上，仍常见到郝师傅和快乐的小年年。那情景，真是宁静美好。

人行天桥上 安凉



飞喀什。四十八小时内即抵达了帕米尔高原，它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交会的巨大山结，是古籍中称作“葱岭”的地方。以从前慢的生活方式，我估计一辈子也到不了这地，领略不到乾隆爱妃伊帕尔汗香妃的沙枣花香。

葱岭之雄，香妃之美，旅次二日即拓展了我人生的宽度，增添了我人生的内涵，拜谒这“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飞行，让我快意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女人的美，有漂亮和韵味之别，有精致和气质之分。有端庄之相，有回眸之媚，有背影的摇曳多姿。犹记词牌之名，有“浪淘沙慢”式平沙落雁的舒缓，也有“十六字令”式短促急切的跌宕。古今皆风流，快慢均浪漫。都将成为回忆，成为回忆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怀旧是一种状态，是闲适时才配拥有的财富。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暇余读崖岸自高，负节概，不与尘事交，有声于士人。静心读奇崛堂奥，也有种文字上的极其适意，唇齿间只有禅味没有烟火气，平面的词句可以产生出立体的文字感。

怀旧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种生活方式。欣赏一纽印章，要懂得凿白利朱，周规折矩。紫砂壶要烫，咖啡杯要热。顶级雪茄平时要用红酒喷雾保湿，才能抽出甜中带苦的焦糖糊香味，宛若置身于雪松冷杉棕榈，人烟合一，袅袅弥漫于各种香氛之中。

有的人“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有的人“试新收乍毕，交扶轻醉”。这些都不及六十六岁的陆游，以十二个字抒怀，述人生不平之情：“平章凤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怀旧，还能有此一阙激愤浩然之美。

摩梭人的婚恋文化 陈甬沪

近日，随泸滇协作再次入滇，参观了“摩梭人非遗博物馆”，并与摩梭人阿翕打史次尔（汉名杨兴武，丽江市人社局干部），及他三个姐妹、几个外甥近距离交流。

摩梭人在滇川交界的泸沽湖繁衍千年，留下的母系社会形态、走婚文化让人好奇。

阿翕打史次尔说，摩梭人的走婚，并非导游口中“知母不知父”的无聊之说。他们族群以祖母（日都达补）为大，舅舅（阿乌）则是家族的支撑柱，家族经营、骡马生意、节庆及婚丧嫁娶等都由舅舅主持。

摩梭人婚姻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异居婚。即男女阿夏（摩

咪，快来尝尝。”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止了，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又回到了那段曾经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

爷爷的冰醪糟，延续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爱的点缀，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真挚，还感受到了那份宁静而又深情的淳朴气息。

如同梁实秋笔下的诗情画意，爷爷的冰醪糟带着浓厚的情怀，承载着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夫入住他家（犹如汉族的人赘）。他坦言，在当地，这种婚姻不能终老的比例反而比“异居婚”多，也许是因为“距离产生美”吧，但双方离异时一般没有财产纠纷，好聚好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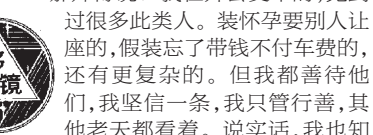
三是小家庭婚。阿夏自立门户，或因家族庞大，或因工作而客居他乡。

古老的婚姻形态如今如何？村官阿七尼玛次尔表示，异居婚、同居婚包括小家庭婚目前呈“混合型”状态。比如他有个舅舅最早为异居婚（定情）、经历了同居婚（共同生活），如今是小家庭婚，当然舅妈始终如一。而他自己的异居婚（在妻家有花楼），也算同居婚（祖母给他置办了独立的房屋），如今他在镇上也购买了自己的新房。

村官阿七尼玛次尔表示，摩梭人婚姻有诸多优点，比如，家庭关系简单，没有婆媳、妯娌间的琐事；又比如，幼有所养、老有所依；再比如，婚姻自由，没有彩礼等烦恼。当然，他再三强调，摩梭人将父亲的甥辈和舅舅的子女作为“亲兄弟姐妹”，没有“表、堂”之说，且族群的风俗，避免了近亲通婚。

泸沽湖的短暂时光，吃住在摩梭人家，很难说对当地婚姻文化了如指掌，但澄清了有关阿夏婚姻的不实之说”。同时，我对摩梭人男耕女织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关联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关系到新时代创业带动就业、实现高质量就业的乡村振兴。

摩梭人的婚恋文化 陈甬沪



美食

七夕会